

老太原人的『头顶大事』

彭庆东



农历二月初二，在老辈人心里是个重要的日子。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，太原人有一句俗语是“二月二，剃龙头，一年都有精神头”，可见剃头是太原人二月二里的“头顶大事”。

说起剃头，需先说说早先的理发方式和设施。从现在往前追溯一百多年前的清末，那时的太原城里可没有理发店和美容院。早年间称呼理发师为“剃头匠”，一人一副挑子，一头挑个木头箱子，既当杌子又放剃刀、剪子等理发工具，另一头挑个小火炉，备着热水。也有的剃头匠肩搭一条布褡裢，手里拿一件叫做“唤头”的钢叉子，用根铁条拨动，发出响亮的“嗡嗡”声，这算是剃头的吆喝声了。他们巡回于村镇或街头巷尾，遇到主顾招呼，就会到家里、院里给人剃头刮脸，再花点小费，还能帮你掏掏耳朵、按摩肩背等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能偶尔遇见。

太原城里最早出现的理发店是在民国十四年（1925），开在桥头街的兴华理发店，店内配置了摩光镜、安全躺椅等新式设备，顾客的围布由早年街头的青布或蓝布换成了漂白洋布，洗头盥具也用上了白色的“洋瓷盆”，规模自然比“一头热”的剃头挑子要气派得多。不过，最初理发店的字号也没有“理发”二字，大多称呼为“某某堂”“某某楼”，如位于精营中街的“日新堂”、西肖墙的“晋华楼”等，字号虽然叫得响亮，但还很难往理发上面联想。后来，“剃头匠”被尊称为“理发师”，就有了位于桥头街的“保盛理发所（店）”、松花坡的“民生理发所”，还有现在听来也比较唬人的首义门“中西理发馆”。

与大多数商业门店类似，起初理发店门前招徕顾客的广告主要是“文字幌”。这种“文字幌”并不花哨，也谈不上华丽，就是在门柱上悬挂一根长木条，木条下方挂一块白布帘，帘上是祖师爷吕洞宾的画像，两边垂挂书写着理发行业特征词语或对联的幅布，人们戏称唱戏的“旗帘子”。不过，“旗帘子”上的词语或对联很硬气，如“操天下头等大事，做人间顶上功夫”“到来皆是弹冠客，此去应无搔首人”，读来虽觉语言浅显，却回味无穷；还有“提起刀人人没法（发），拉下水个个低头”，用意十分形象，幽默风趣又霸气。看来理个发、剃个头的事情，老太原人也要极尽妙语，图个喜庆。

此后，又从国外传入了新的理发标识——三色旋转灯柱，醒目耀眼的

红蓝白三条彩带为老城增添了现代格调，引得路人驻足围观：这“洋玩意儿”为什么会不停地自转？有人还编了一首顺口溜：“按司街，理发馆，门口有个‘电转转’。”据1935年出版的《太原指南》统计，当时太原城内的理发店有28家，从业人员160人。当然到理发店理发还属于中高档消费，一般小户人家及乡村百姓还是找剃头挑子。

再说老太原人曾流行过的发型。随着民国时期人们审美取向的多样化，传统的剃刀推子已经远不能满足时代潮流的需求，蓄发男士也讲究起了发型，特别是演艺界、教育界及机关男性职员逐渐炫酷个性，兴起了三七、四六以及很少的五五分发型，背头则有大、小背头，还有学生头、博士头及“卖萌”的“茶壶盖”……新式理发和电发器械也应运而生，有了设计、吹风和火烫等，妇女也有了出门理发的权益，有钱人家的太太们过年时也上街剪发、烫发，做个“波浪曲线”，男理发师为异性理发也是从那时开始的。不少理发师还掌握采耳、按摩、翻眼皮、取沙尘等跨界技术，免费为客人服务。遇上“落枕”，人们还会到理发店让师傅“扭脖子”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太原人的发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尤其是女性流行的来自革命老区的中短发“解放头”，长度在肩膀以上，本色、自然、健康、朝气蓬勃，比梳辫子省事利落，体现了新中国初期的时代特征。但是年轻姑娘们还是喜欢梳辫子，不过从前流行的单辫成了双辫，长辫变成了中短辫，那时人们赞美一个姑娘美丽时，总会说“头上梳着两条大辫子”。1956年，上海有名的大华理发店、扬子理发店选派40名优秀理发师支援内地，组建按司街理发店（太原美容厅前身）。从那时起，“洋气”的上海风吹进了太原，男士剃头刮脸的“七十二刀半”、女士的“大波浪”迷住了太原人，精湛的手艺在太原美容厅传了一代又一代，成了这家店的独门绝活。讲究的女士去参加宴会、婚礼、演出等，一定要去太原美容厅烫个大波浪，做个大花，那气质那气场，走到哪里都是百分之百的回头率。

现如今美发美容、护理保健已经成了大多数人追求时尚、愉悦的生活方式，而太原人的“龙抬头”不仅仅为单纯祈盼好运，更是在传承老太原深厚的历史文化。



二月二，剃头、撒灰、捏灯灯

“蚰蜒圪蛇都知道”

马红星

“二月二，龙抬头”，是大家最为熟知的一句谚语，在民间一般都把龙当作是吉祥之物，和风化雨的主宰。“龙抬头”，意味着结束冬眠，万物生机盎然，昂首挺胸，扬眉吐气的意思。

实际上，农历二月二大多处于“雨水”“惊蛰”“春分”这三个节气之间，从此开始，天气回暖，降雨增多，各种冬眠的动物都复苏过来，植物也相继萌芽，农家着手春耕。

二月二这个节日里，在我老家太行山腹地的平顺县东南山区，流传着一种“撒灰道”仪式，即沿着房前屋后的四周、屯粮的囤圈、行人小道的一边用草木灰撒出一道灰线，一边撒一边念叨：“二月二，撒灰道，蚰蜒圪蛇都知道……”

从我记事开始，每逢农历二月初二天刚放亮，父母就会起床，把院子打扫干净，去东屋的火炕里掏出草木灰装满小篮子，喊我起床去撒灰道。沿着房子以及猪圈、厕所的墙根、装玉米的囤转圈以及去上学的山路靠墙一边，我都认真地撒上一道，不敢有一点断线。我生在山里，长在山里，但我特别害怕小生灵，蚰蜒、蜈蚣、长虫，我都怕。妈妈告诉我，只要二月二这天把灰道撒好了，这一年里小东西都不会再遇见。

民国版的《平顺县志》中记载：二月初二日，谓龙抬头，先一日筛灶灰于墙根，以防诸虫，曰团龙，亦曰禁五毒。因为在山里居住，与各种虫子的相遇是难免的，所以这个习俗就一直保留下来。

关于撒灰道，还有一段十分可笑的记忆：大约40年以前，那年二月初二，父母早早叫我去撒灰道，我把篮子里的灰撒完了，但我上学放学走的小路还没撒够，我就去二婶家的火坑里掏了些灰，那些灰是刚刚才着完火的，里边还有火星。我提着小篮子在小路上一边走一边念叨“二月二，撒灰道，蚰蜒圪蛇都知道……”还没走到小路的灰道接头处，小篮子就开始冒烟了，我扔下小篮子就跑回了家。把此事告诉父母，赶来时，小篮子的底已经被烧完了，还好那天没风，要不然山上的树林就该遭殃了。

“二月二，撒灰道”这一民间习俗，是人们敬畏自然、企盼美好生活的一种心愿。



捏灯灯

张贵桃

二月初二，是龙抬头节。一到二月，雷雨季节就要来了，传说雷是龙响的，龙抬头，则预示着快响雷了。娄烦节日活动是点灯灯，叫“龙灯灯”。和填仓节一样，节日主食为谷面窝窝和谷条子。这个节日，是春节活动中最后一个节日，也是春耕大忙季节到来的前奏，所以也是各次点灯灯规模最大最隆重的一次，祝愿一年万事如意。灯灯用谷面捏成，如小碗大小，但形式多样。主灯灯叫“满堂红”，捏五个灯盏：顶端一盏，中腰一圈四盏，取“五子登科”之意。其余灯灯，都捏两个灯盏，取男婚女嫁、成双成对之意。门上是“看门狗”，水瓮上是“鱼”，耩杆上是“烧火老婆婆”，畜圈是“牛槽”。其他如箱柜上、碾盘磨盘上、空窑里，到处都要放灯灯。

捏灯灯时，要捏一只“狼”，扣在一个窝窝底下。灯灯蒸熟吃饭前，先把“狼”喂了狗。这种习俗的起因是因娄烦地处偏僻山区，过去

狼害很多。

这次点灯灯，还有偷灯灯的习俗。孩子们往外放灯灯时，妈妈嘱咐孩子说：“好好照住，别叫孩子们偷去了！”孩子们呢，自家的灯灯丢不丢倒不操心，却以偷回邻居的一个灯灯为最大快事。孩子们偷到灯灯，用手捂着跑。黑色的天幕上星星在眨眼，昏暗的乡间小道上，一盏盏闪亮的小灯在游动，春风习习，山路弯弯，在时隐时现稚嫩的笑声中，灯光忽明忽暗，那是生活的火焰在跳动，那是生命的火焰在跳动。

现在用上了电灯，但一到点灯灯的日子，孩子们便会关了电灯，一家老小围坐在灯灯前，享受这代代相传的民俗之乐。

二月初一还有围窝一俗，即晚上睡觉前用灶灰在住宅周围溜一圈灰线，据说是可以围住狼虫虎豹等毒蛇猛兽一年不进宅院。二月初二全天不担水，也是怕担回狼虫虎豹。